



宋書
十三



U 8
1735
99



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慾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世祖大明末爲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郎順帝撫軍長史淳弟冲字希遠歷中書黃門郎坐議事不當免復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出爲吳興太守入爲度支尚書元凶妃卽淳女而冲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弑立以爲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爲劭盡力世祖尅京邑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爲當時才士

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吳興太守劭兄子也父禕少有孝行歷宦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京都高祖封藥酒一

罌付禕使密加酖毒禕受命旣還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卽愈州辟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別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託跋燾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鎮彭泗時燾親率大眾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函箱

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群僚謀之衆咸違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談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爲便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世祖旣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旣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爲愧恧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旣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穀定最爰旣去城內遣騎送之燾聞知卽遣數百騎

急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內聞虜遣追盧爰見禽失米最慮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旣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燾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氊屋先是燾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隊主梁法念荅曰當爲啟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馬多少荅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荅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可遣送明旦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旣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

受之燾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請籥未出
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荅云
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問虜使姓荅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
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荅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
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忽忽杜門絕橋暢荅曰二王以魏主
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
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
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
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設險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誇君當
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
州士庶二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

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
義恭遣視之思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苦行塗有勞
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
意既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云貂裘與太尉
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嘗燾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
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
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之故勞
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別
太尉以北土寒鄉皮袴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
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
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
曰博具當爲申啟但向語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

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既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隣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分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啟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食本施中

國耳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燾又遣人云魏王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燾又送羶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瀲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駁鹽梟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黃甘幸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

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燾炬燭十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燾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常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

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聞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謨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尅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

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劔王境人民
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
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入境土百無相拒此自上由
太尉神算次在鎮軍聖略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
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眾軍直造瓜步南事若
辦彭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
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
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
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
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末期燾又遣就二王借篳篥
琵琶箏笛等器及碁子義恭荅曰受任戎行不齋樂具在此燕會
政使鎮府命妓有弦百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

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觀前來諸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
相與碁子亦付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荅吐屬
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虜尋攻彭
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
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
虜期又至議欲芟剪麥苗移民堡聚眾論並不同復更會議鎮軍
錄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不能復來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
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
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
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祖側
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
斂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

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元嗣亦有慙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世祖猶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鎮時虜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祖爲青州及彭城都督並不果二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廕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韋絳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

爲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殉衆卽遣召暢止于東齋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旣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兵亂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排玄謨上輦玄謨意甚不說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顏竣表世祖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問悽愴深切常懷謚曰宣子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卽位

爲黃門郎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臯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太宗泰始初與晉安王子勛同逆率衆至鄱陽軍敗見殺暢弟說亦有美稱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於尋陽召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爲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卽代休若爲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爲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灑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爲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

時義陽王昶任東官使偃行義陽國事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群臣偃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算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鎮戍克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剋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內讟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衄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卽位任遇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責百官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

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
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
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
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
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
朝野偃不自安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
遇偃既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時上長女山陰
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世大明
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
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謚曰靖子子戢昇明末爲相國左
長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智淵
初爲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
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少
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
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
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
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淵門
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爲騎軍
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
誕將爲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淵愛
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命群
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

以越衆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群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已聲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詬辱群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會旨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群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子季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季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槩早孤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

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後廢帝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強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服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恆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捍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探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終

魏書卷五十九

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

魏書卷六十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泰初為太學博士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嘗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

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
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克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
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
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
騎咨議參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
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
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
左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
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冠軍將軍荊州刺史以泰爲長史
南郡太守又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拜入爲黃門郎御史中丞
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盧循之難泰預發兵千
八開倉給廩高祖加泰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

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
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
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爲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
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曰公之友愛卽心過
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
騎常侍復爲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
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輦泰好酒
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
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
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
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

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
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
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途
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
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
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
許子孝而得辜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
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楊烏豫玄實
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
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卽太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
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勵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
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旣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偶

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篲實望
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
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
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泰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克官
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
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
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
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
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
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克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
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
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

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涓不至者良田基根未固意在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于外黠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旣搖

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地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憊耄已及百疾干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

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輸旣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早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禱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爲

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承違聖顏拜表悲咽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曷委質有兼常欵契闊戎陣顛隕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輦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

倦政事理出群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崇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上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

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苟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啟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

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
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
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
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
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旣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
僖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
身之所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
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
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謚曰宣侯
長子昂早卒次子曷宜都太守次晏侍中光祿大夫次畢太子詹
事謀反伏誅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領記
室坐畢事從誅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
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
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兼明
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爲本國右常侍桓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
以爲尚書祠部郎義熙初又爲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
軍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
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太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
臺建除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
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
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
官高祖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
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

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爲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爲侍中明年徙爲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爲丹陽尹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風素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興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

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旣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諸詔奏皆其辭也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治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故曰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奈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

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詔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又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詔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弘廙子華並貴顯詔

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詔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詔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詔之制也文集行於世子曄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荀伯子穎川穎陰人也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戲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月上表曰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

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祐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蕭陽縣公旣被橫禍及進弟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上表自陳曰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晉受禪進爵爲公歷位太保總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勲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

封江夏戶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璩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于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錄旣往之勲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潁川陳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淮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剪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勲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勲特垂矜察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士妻弟謝晦薦達之入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

子常自矜蔭藉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憲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太子僕御史中丞莅職懃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譎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嘉十

五年卒官時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主衣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益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終

華川世鳳園
氏國同南市

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武三王

華川世鳳園
氏國同南市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
 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
 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宣別有傳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戶年
 十二從北征大軍進長安留守柏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不拜及
 關中平定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將
 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真行都督雍涼秦三州之河東平陽河北
 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諮議參軍
 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之任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

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爲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真尋除正加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畧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叔治京兆灊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脩旣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

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真鎮關中使義真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不過十里虜騎追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將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真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真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公大喜負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泥敗未得義真審問有前至者訪之云聞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真已免乃止義真尋都督司雍秦并涼五州諸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

故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宏
鮮卑人也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降太
祖元嘉中爲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真將鎮
洛陽而河南蕭條未及修理改除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
廬陵王食邑三千戶移鎮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悅侍讀
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
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
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
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
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
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

上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
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脩儀所乘者義
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
以施已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
與深惡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
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曰
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
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
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
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醜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
在統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
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

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
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
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
昨遂篋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已無復諮
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
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播于遠近暴於
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患著
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
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啟悲咽乃廢義真爲庶人徙新安
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存天下若中原
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
壺關復寃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

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克
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
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
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
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
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
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
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
奄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
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
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
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

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
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帝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之望
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傳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
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
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
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
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又見
殺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
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
貫割王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未淪終始無寄可追復
先封持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
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內

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悰禍運鍾屯險群凶肆醜
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圖朕每永念讐耻含痛內結遵養姦
慝情禮未申今王道旣亨政刑始判宜昭國體於是乎在可追崇
侍中大將軍王如故爲慰寃魂少申悲憤又詔曰乃者權臣陵縱
兆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群醜殞
命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閭纂獻規荷
榮晉代考其忠槩參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
錢十萬布百匹義真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胤爲嗣元嘉九
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寬雅太祖甚愛之二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
州刺史時年二十二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
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
鼓吹一部未之鎮仍遷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

子鎮石頭二十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無子南平王鐸第三子敬先爲嗣本名敬秀旣出繼而紹妃褚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爲前廢帝所害追贈中書侍郎謚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晉熙王子輿字孝文爲紹嗣封廬陵王爲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竝未拜爲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紹爲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絕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三子暉字淵華繼紹爲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薨謚曰元王又無子國除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寢臥常不離於側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醃盤而

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菓食日中無竿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真鎮歷陽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鎮京口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卽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旣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

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克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

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覩顏色審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閒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畧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構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

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捕魚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旣始至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又誠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旣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九年徵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驛駟駟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寅化文明在躬玉衡旣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及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

見南陽宗炳操履間遠思業真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竝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畧伊瀝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勲勇旣昭心事兼竭雖蒙褒叙未盡才宜竝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趾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負遠風遙迥隔蠻獠狡竊邊氓塗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

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
劍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兗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餘
如故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
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千萬它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
足太祖又別給錢年千萬二十年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
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
秋以義恭總統群帥出鎮彭城解國子祭酒虜遂深入徑至瓜步
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北過義恭
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
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竝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
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
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

城備加誡勸義恭荅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
耻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張暢傳降義恭號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庭有栢樹二十四株經
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
人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增督南兗豫徐
兗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三州移鎮盱眙修治
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
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
侍中錄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
其日劾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
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劾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
兵仗竝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服侍中服又領大宗

師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竝住神
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道義
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爲患乃進說曰割棄南岸
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鋒
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恒錄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戰敗使義恭於
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船於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
已至北岸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
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卽位曰臣聞治亂無兆
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
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百義奮
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
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欸光武正

位況今罪逆無親惡盈釁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
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
有在故抱拜兆於壓壁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
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群心臣負釁嬰罰
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世祖卽
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錄尚書六條事
南徐徐二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黃鉞事寧進位
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增
封二千戶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曰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
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實稱三吏晉因
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卞壺
孫楚並謂人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近卽群心臣等參議謂不

應有加拜之禮詔曰闇薄纂統寔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
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旣明便從所執世祖立太子東宮文
案使先經義恭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黃鉞白
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戶世
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
錄尚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
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
起釐百揆所以樂鍼矢言侵官是誠陳平抗辭匪職罔荅漢承秦
後庶僚稱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錄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
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
錄以依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謬
典國重虛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又與驃騎大將

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佾懸有數等級異儀佩笏有制卑高殊序
斯益上哲之洪摹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僭侈由俗
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
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克百
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
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
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
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
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
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茲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
于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恭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
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藩國官正

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
朱服輦不得重欄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槩眊不得孔雀
白氈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
伎正冬著衽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杯杵舞長躡透狹舒劍
博山緣大幢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
緹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
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
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
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
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
弟皇子車非輜車不得油幢平乘舩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
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繡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是歲十一

月還鎮京口二年春進督東南兗二州其冬徵爲揚州刺史餘如
故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并
侍中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祕閣時西
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
常慮爲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古先哲
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
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
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
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聚毛折軸
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傳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
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
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始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

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
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
慙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
州優地時可暫出旣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
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
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克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
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請宜遵晉令悉須宣令
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
蓋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
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
意盡禮祇奉且便辯善附會俯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
上賦頌陳詠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封禪

上大悅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
三十七戶給府更增吏僮千七百人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
徒府太宰府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七年從巡兼尚書令解
中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
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
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尚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
委王玄謨前廢帝卽位詔曰總錄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
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笑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
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
實深憑倚用康庶績可錄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
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令元景同稟顧誓
翼輔皇家贊業宣風繫公是賴可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

佐一依舊准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劔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太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宮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精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

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道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寃害夷戮有暴殞歿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宗祐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勲戚震動于厥心昔梁王徵庸警蹕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廷況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劔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泰始三年又下詔曰皇基崇建屯剝維難弘啟熙載底績忠果故從饗世祀勒勲宗彝世祖寧亂定業寔資翼亮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使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洮陽縣開國肅侯懿或體道冲玄變化康世或盡誠致效庚難龕
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庭義恭長子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
縣王食邑千戶爲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爲元凶所殺
世祖卽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祇長子歆繼
封祇伏誅歆還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封爲秘書
郎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績繼封三年薨會齊
受禪國除朗弟叡字元秀太子舍人爲元凶所害追贈侍中謚宣
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四皇子子綏字寶孫繼封食邑
三千戶追謚叡曰宣王以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
州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改
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改叡爲江夏宣王子綏未受命與晉安王
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義恭爲孫封江

夏王食邑五千戶後廢帝卽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
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爲沙陽縣公
食邑一千五百戶謀反賜死叡弟韶字元和封新吳縣侯官至步
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謚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弟
元諒江安愍侯元亮弟元粹與平悼侯坦元諒元粹並追贈散騎
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胤與朗等凡十二人竝爲元
凶所殺元胤弟伯禽孝建三年生義恭諸子旣遇害爲朝廷所哀
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輔國
將軍湘州刺史又爲前廢帝所殺謚曰哀世子又追贈江夏王改
謚曰愍伯禽弟仲容封求脩縣侯爲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郡太
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並爲前廢
帝所殺謚仲容叔子竝曰殤侯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爲荊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爲太祖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戶五年爲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先是義慶在任值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虚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克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克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故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

中比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制裁坐諸紆紆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它嫌吸葢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煎毒至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爲都督南兗徐青冀幽

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畧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驥申怙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桓桓旣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畧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

二十三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北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子恭王疑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太明七年薨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平三年薨其年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終

藝文閣藏書

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藝文閣藏書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帟晝寢獻之書帟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

高阜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爲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尤在兄後恨不識之卽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竝不就太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

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竝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子俊早卒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欣高祖鎮京口以爲記室參軍掌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省後爲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末爲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見從母嘗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永初初遷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

卽起亮怪而去父邵爲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爲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爲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爲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赴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接甚歡旣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

以疾篤敷狂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基而卒時年四十一琅邪顏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怛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世祖卽位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稱爲孝張里無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

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竝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葦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秃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採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一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

益囂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芘芘械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敷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提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脊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

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
生縱漭瀆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
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
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
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
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
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
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
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諼耳微旣爲始
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
頗抑揚表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
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

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
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
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
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修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
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
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
盈虛莫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
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私居無方待化凡
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
因反覆思之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
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
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

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
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且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
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
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裡此內儻疑弟豫
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疆吹拂
吾云是巘穴人巘穴人情所高吾當得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
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旣
未易陳道故常因舍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
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
旨自弟所宜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
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
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

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
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劔戟之傷所以勲勲畏人之多言也管子
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
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於
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彫琢獻文章
居家近市塵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
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群賢矣兼悉怒
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
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
見吾旣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
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
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

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如回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九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若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笑揚子之褻瞻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卽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木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莫白首家貧乏役至

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艸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樂尤信本艸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績蓋亦鳴鶴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惕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茶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旣仰天光不天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憐人加疹意昏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

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賜以名著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熒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髣

髣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今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天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緻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阜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坼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

第五兒廬位有主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惕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昏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在不知所告誦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諫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辨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醅酌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冤痛冤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卽位詔曰

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貴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于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終

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西川中鳳崗
氏書印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
史父廡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
王國寶時廡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廡即聚眾應之以女為貞
烈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國寶既死恭檄廡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
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廡廡敗走不知
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廡相失隨沙門釋

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撻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廩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太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咨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人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

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甯子爲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賁之爻晉師有成爪衍作賞楚乘無入薦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詔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

選官隨缺敘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已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群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見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諡曰宣侯世祖卽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

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而已碎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慍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

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旣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卽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蔡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傳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旣無墨敕又闕幡蔡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旣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未曾無此狀猶宜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蔡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

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豐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竝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

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諡曰文侯世祖卽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爲尚書令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初爲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爲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爲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卽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饜餐

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
脣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
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
方越序易以誠懼所以俯仰周惶無地寧處若惠澤廣流蘭艾同
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敏敢忘循命臣忤違之愆既已屢
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聽丹情忡欵仰希照察詔曰景仁退挹
之懷有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尋領射聲頃之轉左
衛將軍太祖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
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竝時爲侍中俱
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
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
代到彥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

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朕夙罹偏罰
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
無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
俎情理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窆窆便欲粗依
春秋以貴之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稱心
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塞景仁
議曰至德之感靈啓厥祥文母倪天實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
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
思寔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
之弊儒術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
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
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

謹露庸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赧輿載還府九年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啗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

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爲崇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文成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

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
先照惠政茂譽寔留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
矜幼而不彗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爲侍中度支尚書
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無更橫疾恒因愚
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爲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
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
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揚州主簿
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
司馬加建威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卽本號爲西夷校尉巴西
梓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旣反二郡彊宗侯勸羅奧聚衆作亂四
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

不爲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
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爲司馬及軍還以爲揚州別駕從
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爲建威
將軍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長子融之蚤
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
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
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
令有能名入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
績復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百許日稱
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
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
祠部郎江邃竝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

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以爲尚書吏部郎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晔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

年詔曰摠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濟右衛將軍畢才應通敏理懷清要竝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益演之可中領軍畢可太子詹事畢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畢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爲宰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臥疾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侯演之昔與同使江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

閱不睦坐徙始興郡勃免官禁錮勃好爲文章善彈琴能圍碁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徒勃西壘令思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爲司徒左長史爲廢帝所誅順帝卽位追贈本官勃弟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襲寧新縣男大明中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畢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群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卽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黃川屯鳳臺
氏唐印用

宋書卷六十四

黃川屯鳳臺
氏唐印用

列傳第二十四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群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

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
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
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
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
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
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
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
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論夫聖人立教
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
耳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
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
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

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
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
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
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
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
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
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
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
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
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爲通
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
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

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咭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

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季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苟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郝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奭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

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郝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旣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桓偉進號安西轉補功曹舉陳郡謝紉自代曰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

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旣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紉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群望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仍遷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旣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闔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糺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

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益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竝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撻蒲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歛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慙而變色動容旣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自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爲太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

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顛顛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念爾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清滁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高祖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鮮之爲人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卹親故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高祖所狎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永初二年出爲丹陽尹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愔位至尚書郎始興太守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

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一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頤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輔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鑄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惺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

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微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於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

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騎常侍袁淪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荊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雝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兗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雒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軌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

園客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竝兼散騎常侍班
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覲之規
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
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夙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
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僞青厲違和水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
弘攸宜而自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
使群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征之
禮廢而未修眷被氓庶無忘欽恤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
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
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
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
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

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松之友使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
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
雖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
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
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
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
踊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旣流故忘其
自至于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
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慙懼屏營不
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
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
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

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喜之曰此爲不朽矣出
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
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
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
時年八十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
史記竝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
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叔父
盼爲益陽令隨盼之官隆安四年南蠻校尉栢偉命爲參軍時殷
仲堪栢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懼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
旗初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瀏
陽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爲行參軍毅嘗出行

而鄆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
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
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
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
微罰可也出補宛陵令趙恢爲寧蠻校尉尋陽太守請爲司馬尋
去職高祖以爲太尉行參軍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
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
憂西不時別有一慮爾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
加重復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
除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爲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
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
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時有尹

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
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騰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
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
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
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
謂始以不孝爲劫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騰籤法文
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
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
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
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
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
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赦竝免晦進號衛將軍轉諮

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瞻密信報之晦
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
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
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
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
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
爲邵意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爲益州與晦素善故晦
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
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全免晦旣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
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
七年彥之北伐請爲右軍錄事及彥之敗退承天以才非軍旅得
免刑責以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爲劫制同

籍替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竝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
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替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
同籍替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
舉爲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
叔父已沒代公道生竝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
爲替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
道由於主者守替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疑懼非
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竝宜見原故司徒掾孔逸奏事未
御逸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逸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又議曰
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爾奏事一卻動經
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承天爲性剛愎不
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

內史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
獄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竝名
家年少穎川荀伯子譙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
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丁況等久喪
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
備丁況三家數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爾
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
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歛然相糾或曰鄰曲分爭以興
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
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既
逕獄訟必繁懼虧聖明亨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
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服除之後不

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群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於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興負海貲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爲念大宋啓祚兩耀靈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

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群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旣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

晁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緹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剪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

弱係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艸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今春踰濟旣獲其利乘勝怙恃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彘騎

蟻聚輕兵鳥集竝踐禾稼焚蕪間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
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
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
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也今青兗
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
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
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閭於圖始
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
土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
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
今雖積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
其經用爲之間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

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
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
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
伯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
旣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
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
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係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民
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
於封畿之內兵農竝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
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
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
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高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

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因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

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籛利鐵旣不都斷往歲棄甲坐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係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敵之要也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承天與尚書左丞謝

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糺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竝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顓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爲承天所糺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芟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臨川內史靈運從祖弟也才學見知卒於禁錮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論纂文論竝傳於世又攷定元嘉歷語在律歷志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

黠飄迅難虞必宜完

其嶂塞謹其烽柝使來逕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攘寇漢世案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爲疆場莫不先憑地險却係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濶盛衰旣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跼蒼天踳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蘇州府志

蘇州府志

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吉翰

劉道產

杜驥

申恬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為高祖所知賞永初三年轉道憐太尉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池氏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兄弟為質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

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率衆拒詔又遣將強鹿皮向白水諮擊破難當等竝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太祖經略河南以翰爲持節監司雖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會前鋒諸軍到彥之等敗退明年復爲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今且去明可便呈明且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

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劉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也簡之事在弟子康祖傳道產初爲輔國參軍無錫令在縣有能名高祖版爲中軍行參軍又爲道憐驃騎參軍襲父爵晉安縣五等侯廣州群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爲寇攻沒州城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竝護縱餘燼與姻親侯攬羅奧等招引白水氏規欲爲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餘黨還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

年徵爲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議參軍仍爲持節督雖梁南秦三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雖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雖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竝皆順服悉出緣沔爲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十三年進號輔國將軍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襄侯道產惠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絰號哭追送至於沔口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啓太祖曰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旣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宜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廕大明中爲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

爲氐寇所攻道錫保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邊情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冠軍咨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沒在誠宜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氐寇至城內衆寡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本要於事爲優右衛將軍沈演之丹陽尹羊玄保後軍長史范畢竝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烈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荀齊文坐死乘輦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爲有司所糾值赦明年散徵又以散後餘贓收下廷尉被宥病卒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

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
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
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馬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儉
燕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
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
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
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
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
以荒儉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
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
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陽公
義真鎮長安辟爲州主簿後爲義真車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

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參軍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
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南戍悉
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旣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
退驥欲棄城走慮爲太祖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鍾虞舊器南還
一大鐘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
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誑之曰虜旣南渡洛城勢弱今修
理城池竝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
大功旣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旣至見城不可守又
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
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
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褊裨小將莫
及始隨到彥之北伐與虜遇聳夫手斬託跋燾叔父英文特勒首

燾以馬百匹贖之以驥爲通直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參軍
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寧遠將軍
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於宋末刺史
唯羊穆之及驥爲吏民所稱詠二十四年徵左軍將軍兄坦代爲
刺史北土以爲榮焉坦長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
敕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云
諸郎開視上遣主書詰責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
坐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四長子長文早卒第五子
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爲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
戶尋坐巧佞專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禧謀反事拜黃門侍郎出
爲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
莅貪橫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

止接近常相從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
夜出輒在幼文門牆之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
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爲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京
邑方鎮者竝誅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數人逃亡得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虎司徒高祖平廣固恬父
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竝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
祖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大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
與朱修之守滑臺爲虜所沒後得叛還元嘉中爲竟陵太守恬初
爲驃騎道憐長兼參軍高祖踐祚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
十載不請休息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爲綏遠將軍下邳太守轉在
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
故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

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威惠兼著吏民便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爲平西中兵參軍河東太守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度安西府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卽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竝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呂綽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說急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改以帶臣有乖承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

而瓮口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北虜入寇恬摧擊之爲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年起爲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閭閉城拒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祚遷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莞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

宋書卷六十五
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二年遷督豫州
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
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太守子謨早卒謨子元嗣海陵廣陵
太守元嗣弟謙太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內史
永子坦自巴西梓潼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爲世祖
鎮軍諮議參軍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行
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碯礮敗退下歷城蕭思話起
義討元兇假坦輔國將軍爲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城孝
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兗州世
祖遣太子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討至兗州虜已
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
命先已聞知舉邨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群臣爲

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
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
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病卒子令孫前廢帝景和中爲永嘉王子仁
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以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
至淮陽卽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陽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
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令說闡降闡旣降殺之
令孫亦見殺先是清河崔譔亦以將吏見知高祖永初末爲振威
將軍東萊太守少帝初亡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
譔擊之斬靈期等三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
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
伏益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

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俎名斯為美矣

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同高祖諱故稱字曾祖廔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為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舩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轉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

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卽更引還重申初讌召爲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塘還京邑久之轉黃門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爲侍中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爲度支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侍元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卽便祇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卽位又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

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汚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太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

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惛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廷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遙芬興懷寢寤便

可詳定輝諡式旌追典於是諡爲文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旣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

世祖大明中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瓚之弟昇之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

睦旣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竝全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清身潔已元嘉八年卒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旣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卽位出爲臨川內史入爲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衛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領遊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竝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晔在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內壘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畢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畢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竝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

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陪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人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

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貨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或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卽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郝敬叔竝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

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鑠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漂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處啓作肆力之氓徒勒不足以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太

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曰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夢滯果茲沖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文人微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瀕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澗之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縣車而體獨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卽羊玄係孟卽孟顛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顛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爲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郡侍中僕射太子詹事復爲會稽太守卒官

贈左光祿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尚之旣還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竝得免世祖卽位復爲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竝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爲賊旣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蓋質復灼然便同之巨逆於事爲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

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爲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竝爲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旣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閩外至是竝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竝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

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於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諡曰簡穆公子偃別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顥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

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竇人單閩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疆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寔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